

# 共同的家园

——关于油画《呼唤》

■ 王建顺(海南)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等等,这些反映生态和环保的声音,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和主题。《家》系列作品的创作,应该也必须反映这一时代的强音。

人类是万物之灵,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可我们人类竟带着多少感恩之心,来审视上苍赐予我们的这茫茫宇宙至今发现的一切。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呢?这个问题始终让我萦怀于心。2005年夏,我到五指山密林深处采风,当我看到一株几百年的古树被截断时,看着那只干瘦的老黄牛,带着茫然不解的眼神四处寻找着纳凉的树荫时,听着牠发出的“哞哞……”的叫声时,一种愤愤的情绪便冲撞出来。于是,就有了呈现在我眼前的这幅《呼唤》。

原本没想很多,所以,当有收藏家表示愿意收藏此画时,我便很随意的出了手。可没曾想,竟引来一件憾事。

那是2007年春夏之交,我在北京办事。忽然有一天,一位陌生人找到我,用急切、恳求而又羡慕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方便的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世界知名的一位教授想见我,并表示愿意收藏我的那幅油画《呼唤》。我当即表示那幅画已不在我手上了,最多只能送给他一幅复制的相片。

过了几天,那位教授还是非常高兴的专程到宾馆来看我,并表示了谢意,甚至说若我同意的话,他们愿意给我一份收藏证书。我对证书之类早已麻木,表示不感兴趣,结果弄得人家很没面子。我当时还送给他们一本《画册》,也就是《家——当代油画家王建顺作品集》,他们接过去十分高兴,那位教授还兴致勃勃地欣赏起来,几乎对每幅画都作了评价。尤其是谈到《呼唤》,差不多讲了两个多小时。通过翻译,我记得他讲的大意是:

我之所以看重这幅画,是因为这幅画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性都达到了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就它的思想性来说,它所表达的主题、观念、思想、追求和我们的理念和想法完全一致,我们一直在教育、引导和呼吁人们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地球,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中国的艺术家能和我们站到一起来向世人呼唤,这让我们由衷的感到欣慰和鼓舞。从它的艺术性来看,画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视角已超越了我们人类,是站在了更高的层次上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以一个动物的企盼、愿望和呼喊,提醒我们人类: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别忘了所有的动物、生物也是构成世界的一部分!这个独特的视角,在世界艺术家中是很少见的。而从这个角度去表达我们的理念和思想,既显得亲切、自然、富有人情味,又是那样的清晰、含蓄和形象化,让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我们苦苦追求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因此,当我看到这幅画时,一下子就就被它感染了、震撼了。没想到这样的作品能出自中国画家之手。

他接着说,从构图上看,干瘦的老黄牛表现出的是营养不良,远处低矮、破旧的茅草屋示意着这家人贫困的窘况,几颗干渴的椰子树暗喻着气候的干燥、土地的贫瘠,所有这些背景的描绘,以及笔法笔触的运用,都与所表达的主题统一协调,达到了完美的表现力度。而唯一有点生机和繁茂的那颗古树还被锯断了,这种恶性循环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痛心的,而且还是难以弥补的。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在,即通过教育、引导、启示,让人们认识到贫穷、愚昧、无知对于世界产生的灾难性破坏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要把这幅画收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博物馆里,永久性地向世人展示。

他还讲了许多,讲得我也要感动了。我是真心感谢他的,不是因为他要给我什么证书,也不是因为他真正读懂了我的画,甚至比我自己理解的还要深刻,而是因为他展现出来的那全人类要对大自然感恩报德的执着追求的精神,令我终身难忘。

在午后的小雨中,我们抵进了东方市政府的迎宾馆。窗外的院子里,有十几棵高大的黄花梨树,枝柯在轻轻摇曳,凉风穿过它们的叶丛,送进缕缕清香,我从来没有这么注意过一棵树。我看见几片叶子从树上随风盘旋飘下,却想不出这几片叶子的卷落到底改变了众生间的什么。我想,一片树叶的收场,在它看不见的地方,一定有另一片树叶正在生长,这不是法则,而是感恩。寰宇之巨,一片树叶与一座星云有什么区别呢,茫茫人海中的各色族群,层叠深林下的虫兽禽鱼和小草素花,都是命运交织的众生。无论强悍与弱小,睿智与愚昧,无序与有序,众生间,始终有一种明暗暗暗的搏杀在纵横,也始终有一种博大的无所不在的感恩在弥漫。雨季来临了,一条河流涨水了,淹死了一片庄稼,却成全了无数鱼虾和一片蛙声,感恩在水中的生物间,流淌了整整一个多雨的季节。在辗转的众生里,一切都如神,往往看见消亡的残酷,却看不见诗意的再生,感恩是贯穿于其中的,也是最普通的景象,原上冻了一个冬季的草黄返青的时候,带来了多少生灵的喜悦和追逐,蜂蝶翻飞,鸟雀欢鸣,野猪从灌木丛中伸出钝抽的嘴脸,鹿鹿优雅行走在山前的水涧边,人们双脚踩开的荆棘土路很快又被抽出的野草覆盖,众生际会,感恩悄然重生,初踏上东方的土地,正巧听闻这里有一片称作感恩的平原,让我们有一种踏进了浓郁的感恩语境之感。想必生活在这个平原上的众生,他们的日常是紧紧相连的,一石一木,一人一畜,粒粒种子,颗颗果实,皆能和谐相见,感恩相随,像光照见尘埃,一直在他们不舍昼夜的息生中。

东方,本是海南岛西北山海间的一方家园,不知为什么就叫东方,这里的地貌时而突兀落错,时而广袤辽远,气候温和,阳光多情,站在浓密的一片树荫下,我突然想



呼唤(油画) 王建顺作

邻居一个孩子下海滩玩水,淹了,母亲的牛鞭在我面前甩得很响,说,再下海滩,我就抽你!父亲说,他会游泳了,不就行啦。我和父亲跑下村前那港湾去。父亲伸只手托在我胸前,我的手脚乱划,学狗爬。父亲的手突然抽回。咕咚咕咚,我沉下去。一会后,我被捞起。我呛咳,鼻子、嘴巴都喷出水流。父亲问,吃水啦?我点头。父亲说,好,吃水了,才会游泳。我又重新学狗爬,父亲的手又抽回。我又沉下去。不知多少次后,又是难以弥补的。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在,即通过教育、引导、启示,让人们认识到贫穷、愚昧、无知对于世界产生的灾难性破坏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要把这幅画收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博物馆里,永久性地向世人展示。

涨潮了,父亲指着港湾说,游过去!我望着那白茫茫的海水犹豫。父亲说,我这么小时,已经游个来回啦。父亲确实很会游泳,背个鱼篓和一张渔网从白马井那游回村来,好几公里远。父亲说,别回头瞧,一个劲游去,就行了。我游到港心,没力气了,手脚像灌了铅,划不动,急流撞着我,海浪拍打我,身子往下坠。我一慌,急忙回头瞧,没看见父亲。我咬紧牙拼命向前游,一忽沉,一忽浮,呛了很多口水,终于上岸了。我闭着眼睛躺在水边喘气。突然听见父亲说,你

邻居一个孩子下海滩玩水,淹了,母亲的牛鞭在我面前甩得很响,说,再下海滩,我就抽你!父亲说,他会游泳了,不就行啦。我和父亲跑下村前那港湾去。父亲伸只手托在我胸前,我的手脚乱划,学狗爬。父亲的手突然抽回。咕咚咕咚,我沉下去。一会后,我被捞起。我呛咳,鼻子、嘴巴都喷出水流。父亲问,吃水啦?我点头。父亲说,好,吃水了,才会游泳。我又重新学狗爬,父亲的手又抽回。我又沉下去。不知多少次后,又是难以弥补的。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在,即通过教育、引导、启示,让人们认识到贫穷、愚昧、无知对于世界产生的灾难性破坏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要把这幅画收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博物馆里,永久性地向世人展示。

##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

征文电子邮箱: dongfang2011@hndaily.com.cn

# 众生里的感恩

■ 王卓森(海南)

起这里自古就盛产的黄花梨树。海南黄花梨树,名满天下,独东方的出产最为名贵难求。这种高贵的名木,已在此地延续了它千百年的故事。可以想象,在很久以前,这片热土上的黄花梨树,便是众生里的一棵棵大树,寻常百姓家的房前屋后,晴明的四周山野,一定长满了黄花梨树和其他树木,山夫每天砍伐的树枝,农妇每夜落织布的板凳,村人日常劳作的工具把柄,就是黄花梨木。至于贡在朝殿庙堂里的案几椅榻,几度翻身成绝代宝物,那是黄花梨树的前世奢华了。东方市此前通过一番努力,做成了一个感恩的创意,从北京故宫把五件黄花梨木精品请回了海南请回了家,忙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海南省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下,一睹她们岁月打磨过的容颜,她们天簌一般的真淳,散发着谜一样的古韵和光芒。她们回到了曾经孕育她们的土地,观者看到了一种隔世的感恩在流转,而这样的感恩确实是从深深宦海的宫廷中跌回了红尘漠漠的众生里。黄花梨树,是东方无法省略的感恩之树,是东方常读常新的历史之书,不到东方,就不晓得东方人对黄花梨树的迷恋和怀望,饭桌上,茶肆间,车厢里,政府往来,文商贾,巷陌百姓,时时不时就说到黄花梨树,似乎是一饭、一行、一谈、一宿,不可无黄花梨树,黄花梨树仿佛一直以来就是他们黄里的一个尊贵的老者,他们如数家珍一般诉说这位老者的身世,十分熟悉这位老者的

脾气。在海港城市八所镇的街道两旁,广告立柱上的城市名片标语中“感恩”“花梨”四个典雅的汉字在阳光下一路闪烁,刚刚圆满举办的黄花梨文化节,愈发是把这种情绪和情绪推进了旷日持久之中。据介绍,东方还要在节后设计建造一处感恩坛,坛边遍种黄花梨树,众生有知,拭目将来,看看这黄花梨树掩映的坛上是如何盛放感恩叩心的启示,如何敷扬东方式的感恩文化。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有东方甲木西方金之说,木旺于东方,物华之地,东方的叫法或许就是因循物类而来。这样的探求和理解可能是穿凿的,但我也只能如此了。东方人说,这里地下有绵延埋藏的黄金矿,地上有烟波浩渺的大广坝水库,海岸有繁忙的八所港,山上有天赋异秉的黄花梨树,东方人对这块世代俯伏耕耘的福地的感恩,是与众不同的,来自他们温和的自足和向上。接触东方人,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自足和向上是经风雨而见日月的,与这里生长的黄花梨树一样,好像是遗世独立,又是四面接纳,出去的出去了,回来的回来了。一个整日戴着草帽的中年人,在一块地里种满了黄花梨树,树已长丈把高,他在这片树林中盖了一座房子,堆了一地从山里挖回或从发洪水的河里网回的枯树桩和朽木,请了几个外地工人,每天锯锯刨刨,雕雕凿凿,居然做成了不少供不应求的大原木工艺摆件,多是茶具、卧榻和根艺,

淋得山景远青近绿,草木抖擞,雨脚滴滴答答敲打弯弯曲曲的山路和千万片树叶,响成一阕山地音乐。山下散落着古吉祥和的黎族村寨,一个有关黄花梨树的传说从这里起源流向山外,感恩的主题,男女的恋曲,多少年来,在山民的交叉口头创作中沉淀出无比的壮美,最终被本地民俗文化考究者衍说得仙气飘飘,原生的黄花梨古树,曾经是这座山岭的宝贵菁华,树树花开之时,馥香飘逸于山岭和村寨的晨昏,久久萦绕。可是,后来的一天,黎族同胞们发现他们最熟悉的古木终于被各种欲望的刀斧掠夺殆尽,酸根和感恩既已荡然无存,俄贤岭上只有空留罢了。没有了黄花梨树参差披翠的俄贤岭,还是灵气氤氲的俄贤岭吗!令人欣喜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东方人开始了一场回归和回馈山野自然的感恩行动,让众生的遗憾故事不再自然。他们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向俄贤岭方圆百里的土地洒下还绿大地感恩东方的热汗,种下了三百八十多万株黄花梨树苗,这些树,在几十年后所带来的万千景象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会是何等的壮观啊。眼前,这些日益长高的树苗已连成了一片山上山下的苍生,在雨中和微风中细细私语,几个在梳理树苗的农人,一只只扑翅飞过他们头顶的鸟儿,不知听到它们说了些什么。这幅雨中山意图,浑然之中,参透着众生对寰宇的顶礼,润化着他们相互间的丝丝感恩。

在东方行程中,有一个上午,在寂寞的山路上,除了几声鸟儿的歌唱,身外静得好像天要破开,此时出现了几个农夫,他们在远处的地里收摘西瓜,对话声依稀传来,我突然觉得,他们一定是快乐的,收获之中,心底一定正涨起对季节和田园的感恩。山野的面孔有时清明,有时暗云连天,但愿苍茫众生里的感恩总是历历如灯,就像那几个瓜农此刻的心情……

## 白查村的四月

白查村的四月是绿色的 黄褐色的皮肤,沿着与生俱来的纹路 一下,就跃上了春天的枝头

春天的枝头,风不停地吹来 我看见,俄贤岭上 当感恩成为另一朵梨花 劳动,便成为村庄最重要的部分 一点一点亮堂的村庄 让寒冷和黑夜次第退却 四月,刨开这方一千三百多年的福地 我看见东方的人民 正紧跟时代,亦步亦趋

## 向东方

做一棵树真好 撑开温馨的天空

## 向东方(组诗)

■ 安昌礼(江苏)

坚守住与时间的约定 那么高大,茂密的叶子 把阳光和雨,过滤得干干净净 摇曳的身姿读不到更多的表情 满树的耳朵只是倾听 它从来都是沉默不语 满腹牢骚的我在它面前 显得多么地不堪一击

向东方,黄花梨树下 幸福的东方人,将千万新绿 连同春天,一起高高举起

## 黄花梨

村庄在梨叶上飘动 爬得比春天还高的枝丫 一枝嫁接着乡情 一枝传递着爱情

佩戴绿翡翠的少女 坐在梨树下 用两片新叶的嘴唇 探听着连绵起伏的哨声

这是土地安排的幸福时光 安闲和理想的村庄 仅隔一层薄皮 两个世界,握手间 春天更深了

美,始终照亮 并温暖着东方

# 感念村前那片海滩

■ 李焕才(海南)

掉回头看,不算,歇口气再游回去。原来父亲一直潜水跟在我后面。我一掉头,扑进水里,又游回去。

父亲说,拼,做啥都行。后来,我很会游泳,村里人叫我做“水精”。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父亲走了。抹干眼泪,母亲说,别慌,你们都大了!我们也自觉长大了,可最大的姐姐比我大三岁,我比二妹大三岁,二妹又比弟弟大三岁,小妹刚会走路。

渔村的日子,就是望着渔船出海,等着渔船回来。我家没人出海,母亲叫我们别慌,就是说,姐姐和我和二妹会寻食了,可以下海滩赶海了,以后,我们家就吃村前那片海滩。

母亲到村后坡去开荒种地,姐姐和二妹下海滩挖泥虫,挖海螺,我去捞虾,也就是捞基围虾。基围虾我们叫“沙虾”,躲在水下的沙土中。捞虾的工具叫虾耙,像一把巨大的弓,弓的弦是一条横木,打满寸来长的铁钉,叫把齿,弓上套个很大的网兜,一条长长的柄从那

横木中央穿过弓背,伸出来。捞虾时,就将把柄顶在小肚,在水里推虾耙,把齿把大虾小虾都耙起来,后边的网兜就兜兜进去。

鸡叫第一声,母亲就起来做饭,喂猪。鸡叫第二遍时,姐姐和二妹都爬起来了。母亲在我床前喊,再不起来,日头晒屁股啦!我拭着惺忪的眼睛面对几大碗冒着烟气的薯头粥,抓一口,筷子蘸一下辣椒盐,肚泡填饱了,我就扛起虾耙,踏着朦胧的夜色走向海滩去。推完第一把时,东边天泛白了,捞起虾耙走上岸边,把网兜里的东西抖在地上,借着微弱的曙光,可以看清哪是虾,哪是垃圾了,急忙把虾都捡进篓里。天大亮时,看清海滩上的人了,又见阿宝在那深水处推虾耙。阿宝才大我两岁,可块头大我很多。深水处的虾大条,又多。我个子小,下深水处,脚就浮,使不上力气。我到水中的沙滩去推。流水把那沙滩掀起波浪一浪的,推虾耙很吃力,要使死劲,可是常常捞到大条的斑节对虾。我又到牡蛎地去推,那虾多。牡蛎壳很锋利,不一会,脚底就被划破一道口子,很疼,可是没啥,捱一

下,就不出血了。不管怎样,我还是不如阿宝捞得多。日头斜西时,赶海的人都回去了,我仍在海滩上。我要多推一会,一定要比阿宝多捞点。日头栽下海去了,我扛着虾耙走回来。我的肚里呱呱叫,双脚也在打颤。村口旁边二叔爸那甘蔗铺经常围着一伙吃甘蔗的孩子。我不朝那看,也不走近去。母亲说,饿时,咽一下口水,就行了。母亲经常叫我们别让人家知饿,很丢人的。她还说,衣襟脏肚皮,自己不做饿相,没人晓得。

捡了一年的空余时间,我把一张渔网织成了。有了渔网,很了不起,再也不用捞虾了。村里的大男人下海滩,都是拿渔网打鱼。我还没发达,背张渔网下水去,追不上鱼。人家背着沉甸甸的鱼篓走回村来,我的鱼篓总是很轻。我不服气,我在水下的石滩撒网。石滩鱼多,虾多,蟹多,可是网撒下去,便被石头卡住,很难收回来,撒网的人都躲远远的。我的渔网撒下去,也被卡住。我水性好,脱光衣服跳进海里,潜水捉鱼。鱼被网罩住,慌慌张张,在网里左冲右撞,我像

下,就不出血了。不管怎样,我还是不如阿宝捞得多。日头斜西时,赶海的人都回去了,我仍在海滩上。我要多推一会,一定要比阿宝多捞点。日头栽下海去了,我扛着虾耙走回来。我的肚里呱呱叫,双脚也在打颤。村口旁边二叔爸那甘蔗铺经常围着一伙吃甘蔗的孩子。我不朝那看,也不走近去。母亲说,饿时,咽一下口水,就行了。母亲经常叫我们别让人家知饿,很丢人的。她还说,衣襟脏肚皮,自己不做饿相,没人晓得。

捡了一年的空余时间,我把一张渔网织成了。有了渔网,很了不起,再也不用捞虾了。村里的大男人下海滩,都是拿渔网打鱼。我还没发达,背张渔网下水去,追不上鱼。人家背着沉甸甸的鱼篓走回村来,我的鱼篓总是很轻。我不服气,我在水下的石滩撒网。石滩鱼多,虾多,蟹多,可是网撒下去,便被石头卡住,很难收回来,撒网的人都躲远远的。我的渔网撒下去,也被卡住。我水性好,脱光衣服跳进海里,潜水捉鱼。鱼被网罩住,慌慌张张,在网里左冲右撞,我像

折算不了什么。人生历程就是由一系列“挫折、成功,又挫折,再成功”的片段连接而成的。从无知到认知,从肤浅到成熟,从磨难到辉煌,人生最精彩的部分不在乎成功的喜悦,而在于失败之后愈挫愈勇的奋起。这株冬日之花,我在它面前驻足。它是不需要怜惜的。它浑身散发着青草的味道,这是生命本原的味道,让我感悟到草根原始的力量。

冬天来了,不要畏缩。拒绝冬天的人,是乞求温暖的人。冬天的冷酷、肃杀和苍凉,令人心寒,在这株花的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花告诉我,冬天,让你体味人类灾难,不是要你垂下高昂的头颅。花在警示:面对逆境,唯有抗争,这才是走向春天唯一的出路!如此,我已经没有理由拒绝冬天,拒绝一次严峻的考验。

冬日之后,花已伤逝,而我还要从这条路径走过。我脸上挂着淡淡的伤感,轻轻地走过。我知道下一个季节,它还会回来,花容重绽。这是大自然的轮回法则,年轮有春夏秋冬,生活有酸甜苦辣。自然法则则是辨证的,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不管你付出多少心血汗水,得到多少落寞惆怅,只要你奋力拼搏过,就无愧人生。

条大鱼,在水下追着它们,把它们都捉进篓里。捉完鱼后,我再把渔网慢慢捞起。从海滩回来,人家见我歪着身背鱼篓,跑来瞧瞧,见篓里都是些值钱的鱼,还有大虾和螃蟹,很惊奇,说,小鬼大啊!

我家的日子并不很落泊,没断过炊。很多人家夫妻双对,可孩子上不了学,我母亲一个人,却让我读中学,弟弟和小妹还读小学呢。很多人想不明白。村干部说我母亲开荒种地搞资本主义,抓她去批斗。我们很害怕。母亲说,别慌,你们的年龄还够不上努力,不斗你们的。我说,人家批斗你呢!母亲心里很强大,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她说,没啥的,我站着,不用说话,他们要喊呢,爱喊啥就让他们喊去!但是,母亲从不让我们去批斗台看。

一九七七年,突然恢复高考。我们都涌回学校来。大家都抱怨时间太紧,才一个多月,复习不完功课。我不着急,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很公平,何况,凭着这些年来我在海滩上磨炼出来的毅力,我能够把昼夜掰开,一个多月办成三个月来用。后来,我考上了医学院,读五年。

海滩上的苦日子,使我养成闲不住的习惯,让我很爱写。我当医生,又挤出时间来写文章,我现在是一个很多人找看病的医生,又让人叫做作家。我不敢说我的大人生很成功,不过可以说,我无悔。在我生活的路上,曾经得到很多人关照和帮助,心里经常荡漾着感激之情,但是,生活是我最大的恩人,生活造就了我,我时时感念在海滩上那段经历。

## 如烟往事

# 望楼河之恋

■ 赵承宁

春节刚过几天,应邀参加乐光农场(原兵团三师十六团)50年建场庆典活动。重返乐光农场,走近望楼河时,我思绪连绵,仿佛时光倒转,往事重现。呵!望楼河,你是我人生难忘的驿站。我与你离别38年,梦里寻你千百度。虽然正值寒冬,望楼河两岸的橡胶林已近乎枯凉寂寂,但仍然无法抵挡你对我的诱惑。

望楼河发源于大抱岗岭,全长一百五十多里。它怀着对大海的迷恋,从盘旋迂回的峡谷中百折不挠地穿插而过,一路奔流入海。四十年前,正值文革后期,我和乐光中学一群上山下乡的同学乘一辆大卡车到了望楼河畔的高山密林里。车子离开抱岗镇以后,沿着盘山公路颠簸了大半天,晚上八点多钟才到达目的地——六连。连队驻地建在一个山坳里,四周是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就像古人形容的那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地方。六连是个有一百六十多号人的新连队,生活条件很简陋,只有6栋刚盖好的茅草房宿舍,墙上的泥巴还是湿漉漉的。眼看此番景象大家深感失望和无奈。至今我记忆犹新的,当天夜里谁都不想睡觉。于是,大家扎堆在一块,沉默着,叹气着。

大家都时不时地抬头望着星空,盼着月亮,自然地流露出想家的念头。熬到了天朦朦胧胧,忽然听到有个同学在大声叫喊:“这里有一条大河呀!”听见这喊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河边走去。刚到河边,我们都不顾寒冷,扑通、扑通地跳进河里。我们这些同学,是从小泡在昌化江里长大的,见了河水就不要命似的,哪管什么寒冷。大家在河里玩耍了半个多小时后,已经把刚才的失落与愁楚流淌在河里了。后来,上岸清点人数时,我们才发现少了五位女同学。直到晚上连队集合前,连长通报了团部的电话通知后,我们才知道那五位女同学在凌晨时分,就已经偷偷沿着山间公路跑回了城里。这件事成了轰动全团的“逃兵”事件。

六连的劳动强度很大,生活条件也很差。有时两三个月都吃不上一块猪肉,就别说是鸡肉、鸭肉了。每隔两三天,就搞一次生产大会战。碰到大会战时,连长都是在凌晨四点钟就敲钟,然后轮流走到每个房间催大伙起床。当时,全团的情况基本如此。许多连队的连长都被知青们起了个“周扒皮”的绰号。大家四点钟起床后,匆匆忙忙喝点稀粥,不到五点钟就到了荒山上砍柴、

挖穴,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每个人的手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半年多后,大家才逐渐适应了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很年轻,也许是那个时代的造就。六连当时是十六团最艰苦的一个连队。然而上苍有眼,冥冥之中惠赐给六连一条母性的河流——望楼河。我们六连的知青在结束一天的艰苦劳动之后,不分春夏秋冬,都要投入望楼河的怀抱,让河水洗净身上的汗污,消除白天劳动带来的疲劳。那时的望楼河是六连知青的精神寄托,是六连的母亲河。我离开六连后,每每回忆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我既感恩苦难,又感恩望楼河。其实,望楼河岂止是知青的母亲河!它自古以来就与昌化江一道,被称为乐东的两条母亲河。远古以来,栖居在望楼河流域两岸的土著先民,以望楼河水为生,世代繁衍生息。望楼河用母亲般甘甜的乳汁,孕育了颜乃华、纪继文、吴邦弟、陈敬修、蔡廷凤、王陈纲等历代人杰,把古崖州文化的传播,演绎到了极致。望楼河与宁远河息息相通,共同分担了古崖州大地的苦难与耻辱。它以尚善的心态及文化的兼容,接纳与庇护了像李德裕、赵鼎、胡铨等一批古代名臣,铸造了她刻写在乐东这块大地上的文化符号。

望楼河意境悠远,内敛而含蓄。她就像一位妙龄少女款款走进了我的青春岁月,曾经抚平了我心灵上的创痛,又给了我在那艰苦环境中生存的勇气与力量,使我心存终生难以释怀的思恋。

## 情怀深处

# 冬日花语

■ 苏勇

天色阴郁着,没一点生气。无声无息中,冬天踱到你的门口,让你无法抗拒。这时,打开门,走到户外,搓一搓手,轻轻呵一口气,口中放出一团白气,就是一个生动的冬天。

四季之中,我最爱冬天,它洁白无瑕,蕴藏生机。然而,这个冬天,寒流任意来袭。我身处漩涡,如履薄冰;前路茫茫,不知所终。我不知道如何度过过冬。

日子枯萎,万物丧失了温暖的情分。行于一条熟悉的路径上,寒意包裹着我。在小径的拐角处,我蓦然发现一株不起眼的小花,在风中摇曳。它的茎是如此细小,它的果实如此脆弱。也许,一夜风雨,它就成了昔日黄花,却显露着勃勃生机。一阵料峭的寒风吹来,我和它都抖动了一下。与我比,它小,与它比,我焉。哦!我陡的觉得自己多么颓废和懦弱,居然草芥不如。

是的,只不过遭遇一次挫折,我就心寒意冷,妄自菲薄。看!这株花开在寒冬腊月,长在犄角旮旯,却能向下扎根,往上生长。据说,这种野花,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也要把根深深地扎入土壤,哪怕狂风不羁,吹折了腰杆,它也会发芽泛绿,百折不挠,奋发向上,显示顽强的生命力。花亦如此,何况人乎。实际上,一次挫

## 诗页

# 海南拾趣(五)

■ 阿福

月亮湾 月亮在黎明之前走了, 只在海边留下一道深深的吻印。

文笔峰 上帝投下一支巨笔, 让荒岛激起文化的浪花。

吊罗山 锣不吊了,就是一条飞舞的瀑布吧。

粉枪 一盘散砂,却为了同一个目标。

钩刀 不露锋芒,但刀刃的故事无比锋利。

泥砖 烂泥只要抱成团,就能砌成坚固的墙。

木屐 只要与人类同步,就能见证历史文明。